國朝奏疏

国纪奏疏卷七

蕭山 朱

職制

諫議上

宏開泰治疏　郝傑

請明經紀定人心疏　朱昂清

獻治平三策　宗權

襄治四要　廖攀龍

襄治平疏　楊樸

請定經制　李運長

請崇寬厚　朱鼎延

請勤召對　趙開心

陳治平三大要　衛周胤

請禁訪役疏　張國憲

請保善類以圖至治　蔡應桂

請求救時定政　魏裔介

剔弊甦民疏　熊文舉

請採羣議以濟時艱　王永吉

治安永圖　李可旺

泰交盛治　朱鼎延

條陳四事 魏裔介
因旱陳言 陳調元
法令當求畫一 邵士標
請緩興作 周曾發
請慎綱常 孔允樾
請優禮大臣 朱文然
請立綱紀明體要 朱徽
瀝陳民隱十款 季開生
大道永計疏 陳之遴

宏開泰治疏　順治元年

戶科給事中臣郝傑謹

奏為

真人啓運率土歸心謹進芻言宏開泰治事竊惟天下生民

治亂相循民之憔悴莫此為甚惟

帝迎

聖作我

元后

寶籙初登

龍顏萃穆雲物呈祥童叟向舞共賀太平之有日矣

乃、

皇上以纂古五帝三王之統、以體古五帝三王之道、以治

古五帝三王之治、且民、訓古帝王、無不兼修、見德首要

經筵、成王冲齡踐祚、周公輩勤師保之

皇上神靈濟命、與學正宜、及時訪擇滿漢碩儒臣、日

講進大學與謨數條、更擇精通六書之臣、日進法

事一幅、至周公道統、孔氏姬起帝王心法、實較不淺、

濟唐以來、因天命主之不致答誡承、進崇不忘今

國家鑒典與宜循舊典、遺恭圖畧、示天下以宗孝表

易姓改元之邦、天肆赦、諸君一下、按收束閱、越四海久

国由隣難宣宜
命詳敏大臣分道四出躬復閭閻訊問父老務使民情上
達
主德下宣蓋一交與一国交有一国之規模與天下交與天
下之規模也
皇上為天下共主既四海一家必紀綱定而後
朝廷尊如満洲貴人宜辨章服則儀衛使漢人望而起敬
印漢官大小亦宜辨章服則儀衛使満人亦見而
加礼於之廉遠地始堂高威與尊則
主尊蓋臣昧言首聞

經筵次記

因里、問民疾苦主

國規模、繼志、子以養

請昭、綿古道、未必無小補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請明紀綱定心人疏　順治元年

工科給事中臣朱鼎藩謹

題為明綱紀定人心、疏以奠萬世之業事、竊惟王道
執物、保邦之善經、約古憲今、致治之通理、恭逢
皇上建極錫福、兆民用康、啟一代之典、必制作詳備、使
子孫率由而罔愆、四海知敬而勿惑、則綱紀不可不
明也、大端之謂綱、[illegible]綱所以統紀、條晰之謂紀、[illegible]
紀所以運綱、蓋國之有綱紀、猶行之有舟車、行
無舟車、則水陸不通、國無綱紀、則政教不達、臣請
舉綱紀之大者言之、如禮儀為

朝廷之綱而冠儀、侍従、拝謁、進退之紀也、若因襲復為
跛散叢集、則錯乱無紀而
朝廷之経壊、用人為政治之綱而典銓司劇論官材、以
紀也、若年送崎嶇、稽多遅延、則登黜無紀而政治
之経壊、理材為経国之綱而撙節物力、贊劃財源、
之紀也、若計不擇慮妹、出入混冗胥吏、則洞請無
紀而経国之経壊、
詔令為出治之綱而令行禁止、慎始要終、之紀也、若
朝更夕移、反汗游移、言美実乗、送汗麿迹、則政乱
紀而出治之経壊、法守為政令之綱而上行下

致毅若畫一，其紀也若

王言已經渙，而或自緬抗不沐，內外互牽狃同閭以牒朧敘左，則二三其紀而政令之綱壞，推誅由然陟之綱，而主賢其躬，作將必戰，其紀也若此。有司之主或作新舊之觀，偽職廢官，未伐營進之狡，則進退其紀而然陟之綱壞。坂今日之急務，必以振綱前紀由一義而治，治化丕綠，逃逐性服也。至于收拾民心，莫過于雉張，減賦物，伸人以實惠，毋託空言，則有工有財，足食足兵，將航海梯山，其能上宗府藏，世安與身由

天子、富有四海、而患財物之不足者哉、仰日

詔書、頒布大霈

恩賞、此則

朝廷之上、自首、施設、悉臣以超首顯望者也

獻治平三策 順治乙年

欽差巡按順天府等處地方贊理軍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宗權謹
題為敬獻治平三策以報
天恩以佐末議乃臣材淺罪重蒙
皇上錄用不以臣為識蹤之老馬耶
聖主創業垂統開察延言而一日之思不告我
后是不忠之大罪矣敢蹈芻蕘惟
皇上於其冒昧而采之
詔議崇禎廟號以彰

上諭、歷代帝王、必有廟祀、所以禮甚重、所義甚眾、念

舊主御宇十有七年、聲色寶玩毫無所嗜、恩沢

天下、而臣下不能盡心戮力以救民窮、賊起卒來

篡弒之禍、臣無情在扪心、死有餘辜卒

聖主殲賊復仇、祭葬以禮、無掩

恩召、懷之以昭報西念、朱雖杬

錫故君、凡有血氣莫不感泣、偕

天君隆重、

勅下廷議、定廟祀以光萬古、

詔示天下、印三大之重、誰不頌

大聖人仁至義盡四海傳檄而定端在此舉矣
盡裁加派與以蘇民生寇賊何起民之窮也近軍
需浩繁明知不得已有加派之徵今日幸行不
善催公濟私明加之外有暗加當公派之外有私
派當兩民之骨髓竭矣不量以民愈窮寇愈熾矣
聖主救民水火自當蠲賦輕徭定萬世久安長治之
策臣前理浙田賦役兵餉多端仰以心計之臣請
求均定必需定見計近日財賦正數十之三加派十
之三真正指大于股之請查萬曆初年絕無此
項也今請照萬曆初年賦役全書為正數其

餘各項加派、悉與蠲免、則百姓熙然樂業矣、至

兵荒殘破之地、悉行豁免、尤

見出自

上衷也、

一廣羅四方賢才以佐

上理、日夜下徹舉之、

詔、求賢若渴、真堯求舜之求禹皋、及周公吐哺握

髮之盛心也、不才如臣、並當

録用、可謂自隗始矣、臣不敢泛舉、謹就近日與臣共

事地方、知之甚真者、由

皇上

係之、如薊遼總督王永吉、立身如泰山喬嶽、應五如

河水行雲、原任督標監軍道方大猷、一塵不染、原

薊州道僉事楊毓楫、八面皆靈、均濟時舟楫也

此外則如臣師、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之

博學清修、原任戶部右侍郎葉廷桂之雄才大

畧、皆可以黼黻

皇猷者、但或道途外遠、或混漢林甚、惟

皇上誠仰圖、而

召用之、四海多材耳、臣知幾何、實臣確訪衆薦乞

勅廷臣九舉所知、則野無留良矣、於

聖明採擇施行、

襄治四要 順治二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廖攀龍謹

題爲

聖治日隆太平有象、謹献芻言、以少襄

盛明于万一、恭惟

皇上睿定功成矣、文德以洽四海、省刑薄斂、嘉與維新、

江北江南、莫不喁喁望風、共慶昇平矣、臣以庸劣

忝厠臺班，方當一言，以仰助
高深。謹擇其要者，得四事，敢以
皇上陳之。其一曰
聖學之宜早講也。
皇上天亶聰明，無待學正性，天亶雖明，益易學。今天氣
和煦，時候清閑，經筵雖未遽開，請于
視朝之暇，召滿漢諸方博雅大臣，取往古治亂興
亡之跡，進講數條，以資啓沃，則知今日之難，為
首出開創之君尤難，而萬年多道之長，肇基
于此矣。其一曰文教之宜速興也。

皇上統一天下、以主持斯文、正惟主持斯文、乃化成天下、
大當大比之年、遠值開科之始、取士之規、亟宜早
定、如八比文藝、流弊已極、從前習法窮變、然文體八
比、而由正至詭、多與斯人之心術相符、或淳或漓、正
與斯時之氣運相應、又恒知覺與靈與機往代、
詩賦所以論將才、故制舉仍當以為主、第須
妙選主司、鑒清體式、黜謔浮而崇典雅、以開風
會之先、尤于科目常貢之外、別設賢良方正才
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以蒐羅天下士、將人文
蔚起、而

國家得收人之效矣此一而新律之宜速修也

皇上好生殺無刑正惟以天好生並以刑去刑帝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以律之笞杖徒流絞斬之別此法至備今律因未定止以斬決二法未嘗不務簡便然極惡重罪惟大逆大盜應坐決不待時之條此餘尚以秋後處決議至若竊雞奔之輩以及枉誤株連之類罪應徒流或止笞杖者亦時挽行立決得無失之太重耶

聖心慈祥每言及此無不惻然矜念必俟況決而後注罪已無諒施解網之仁矣故修律

之舉卽宜派定職員剋期報竣早一日告

成早救一日生命也且一切財賦之宜均劑也

皇上四海為家不言財而惟四海為家善理財

者理財之善在能散財以得民也用之大

賚獲遠甚鉅橋之積以財之私之

恩詔既地丁錢糧將全免半免及微二允一在以

當大賚之一時饑溺之衆如解倒懸權宜

勘災分數應免應徵若干定

勅諭務派定各州縣多寡分數著為遵行應

催徵者擬而難免者虛者司狀不敢朦朧

況微窮民乃得川实沾其惠耳又如逃換
田地缺乏就彼牛種器具修雜備辦其人
地下於習耕稼已過時乃不能起課賠
納秋糧剋內醫療亦何以堪此當立
賜寬
卹惠此三百里內災此之殘黎也兆數條
字類後額統乞
聖明鑒納施行

襄治平疏 順治二年

原任淮揚兵備道參議臣楊演謹

奏為

聖恩與天無極、臣謹掬臆粒披瀝謹竭芻蕘、以襄治平事、蓋

衮無可補、遺無可拾者、

神聖醇謐之執也、勉披肝膽、勉添丹赤、在草茅靖獻之忠也、

雖芹曝無裨於高深、冀

葯納不遺乎葑菲、蓋天於百千萬億人中、特簡

一人而作之君、則百千萬億人皆俛首降心、而奉其約束、

聽其命令者也、孟子乃曰民為貴、社稷次之、此獨何以故哉

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

國家之安危全在羣情之去就不必遠稽往古且先近
鑒目前之明末歲荒旱頻仍閭閻空虛連年添兵措
餉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遂轉而為賊甘言誘
爭先投降秦晉瓦解齊豫席卷即畿輔堅城湯池
不二日而陷沒則民心不固之害也闖賊數月間指日西
半壁已為所有且速矣而酷虐自恣搜括銀錢焚室廬屠
戮赤族拷紳衿瞬息之間峯起影沸叢之投降者又
變為仇敵

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臨驅逐亂孽扣推朽拉枯則民心順逆之驗也故欲定一時之太平綿萬年之

國祚以收拾人心為第一義然非家賜而戶益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室廬者民所托居以棲身當使之安居寧處無流離奔走之苦田畝者民所種植以養生當使之力耕節用無啼飢荒寒之虞人情莫不愛生莫不惡死當使之皞皞熙熙樂樂利利無疾首蹙額之虞

皇上定鼎燕京洞徹治理之源離照應響之機沛恩

綸輕徭薄賦出水火而厝衽席天下莫不鼓舞以慶更生萬年無疆之鴻休基于此矣惟是州縣有司親

民之官也、康潔者固以立身省也、貪墨者、亦不能保守
去、或瞞朧多徵、而不以田畝錢糧之數明示百姓者、或
賦外橫斂、而借口兵馬急需者、或與院道明示、徵一年
徵三分之二、而豁不為守者、或于租賦正額外、加收火
耗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區區孑遺、吞聲茹荼、惟與賣
鬻妻子、以免旦夕敲剝剜肉之苦已耳、伏乞
聖慈敕下直省、但與此等有司、監司、根之按擬、按擬奏之
朝廷、如臺河部即墨法同一行之、則貪鷹餓虎之徒與此
懲創、而不敢恣肆、庶黎蒙享安靜之休
宗社鞏磐石之固矣、此不惟可以固衆志、亦可以大一統、蓋

近者既性、遠去自來、古呂重浮末務今詎泄于江
淮一衣帶小哉、至士子霧憬之初、作養教育去曲
於外則（全賴司成至）全藉性學々

聖主御極、首重人材、自一品至文品官員子弟、皆以
入縣則、甚盛典也、惟是士習日趨浮薄、宜遵之以
敦厚、伏望

聖明敕行九衙門、力挽古俗、嚴斥浇風、讀佛老陸妍
之書者、罪、穿紅紫靡麗之服者、罪、糾察結黨、
把持官府者、罪、（呼）服朋引類、武斷鄉曲者、罪、敦孝
悌忠信之風、抑性誕狂佻之習、已采材者、試以經

濟、諸獻、未來材等諭以小學以藝、中多出類拔萃、文理通達、始拔其尤、咨送禮部、復加考校、果係真才實學、即准擢用、則其需於不竭之緒、風文教不振之依起民、未之有也、主

國之治、當先定律令、蓋天以好生為法、而亦貴秉執法、舜以恭己為治、而亦舉皐陶明刑、何可一日無法、然漢書稱廷尉為天下之平、而孔明出師表亦謂使平民之治、必性明性允、不枉不弛、而後執法者與犯法而無遺憾、昔子產鑄刑書、而不失為惠子、蓋以人足而終無怨心、性得其平故耳、

陛下龍飛法紀新(維)肅鄭侯定撲於律令千古
仰如法家之祖何不仿而行之為步芳躅
近協輿情如
一
國家立萬民之章程一世之民志乎伏乞
勅下法司酌古準今擬罪定刑斬絞流扎外多氏甘
三獄五奏務得民情庶三尺懸于日星萬民烟
知趨避行見囹圄永空冤狎不聞于犴狴赭
衣廢用斧鉞常韜支鋒鎊
宗社萬々疆之福祚與天地同其悠久矣臣無任悚
息待命之至

請定經制　順治二年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奏為開創之天下必建開創之徽猷亟宜參酌古規

詳定經制以崇

鑒裁

治理事臣惟治天下之道主經陳紀而已矣況值

鼎新革故之交建創業垂統之烈貴使張弛

何去舉措乘方將何以令信一時憲服百世

皇上

在膺大統肇与區夏海宇之內咸仰維新乃

國

家經制尚未參詳諸司政令罔歸畫一蓋有

綸綍

已頒猶依違未決六曹闕會多呼應不適此

勅下

会他從以經制未定、其所苟循故耳、伏乞

勅下六部、俾会該司各定經制、鑒歷代之沿執成

一代之新模、如用人乃國家之首務、須先定

官制、立官方、而後銓選考功之法、因以精核、

吏、求不限資格、不外資格、而臧否不溷、所官惟

賢、稅斂賦入之供、皆取惟正、度支出納、當思利用

厚生、至于九衙門、皆有經政、必有經費、今

概歸農部、則庶務有或廢或舉之虞、至禮

修明、必不湮不紊、禮尚威儀、係統名分之所

關、印僭竊紊淩之漸、伏不可不嚴以立其

防也，都省守禦，莫辨軍屯，今招拾之兵，解散則多去，改歸安集，始莫與為業，互當考古寓兵于農之法而行之，則以耕代守，消弭偷盜之術，咸在于中矣。至于刑獄慎恤，今罪之輕重，輕以評于適官，人之死生，憑時斷于司憲，律例之須，更宜互再，其餘大小文武，咸知審定規制，申明職掌，俾收盡乃職，毋致曠廢，將百寮濟濟，共襄協贊，亮工熙載之盛，可見于今日也。臣草茅下士，章句庸流，自知芻蕘去當

廟算伏望

聖上採擇施行

請崇寬厚順治二年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昌延謹

數為開

國宜崇寬厚、御下自今大体、敬諫陳未议、以佐治

平事、窃闻尊贤礼士、帝王之休風、故洪未

享…不過之類

享国祚之長者、無過于宋周、而当時著之
方策者、視之如下、即曰敬大臣、待群臣以
故出令語美太和、在宋周宇宙間、夫敬礼任
高爵厚祿已也、平時則師保以尊之、即與道
尚之、八議以寬宥之、出於群臣則如股肱
之擇之首、勿忍剪傷、勿忍蛾辱、礼極全
甚敗數、無粒付刑曹在我
皇上求賢差滔、後又盈廷、去云鑑矣、而杜其一掛
辨戩、無問事之大小、無論臣之尊卑、悉付
秋曹判審矣

雷霆雨露合之皆
君父之恩臣名何敢言困法之過当而独計古
帝王所以云敬之侍之左当不羨是也友況
左右寵之位
天子名器改容而礼之矣吏民当俯伏以敬畏之
矣名值多過経則付考工重則或廷议
名可也而乃概付刑書與因隷為伍名何顔
立主於吏民之上哉不惟無以作忠名無
以尊
朝廷名器也儒臣有言曰廉恥節礼以治君子縲

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亂

主上不遠也故雖鮮不加于桃冠雖敝不以苴履

加此刑曹之權而師濟之色不敢深吾太

息乎哉至哉

皇上不過曰法者天下之公廷尉天下之平也今刑

曹已不堪問矣律令未須而祇藉過了之

以傳上下其手陰陽其術言幸者或以愛

之而罷法縱臣惡者或以重貨而論誅極

舉國知之而不敢言將來未知傳何向也

于今人痛哭流涕者此也態乞

皇上眷毅大〻休遇臣下川礼並律令速頒
令〻通事世訟閑其手度卜年卜世咸周
不得專美於前矣惟
聖明採奮施行

請勅召對　順治二年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開心謹
題為欲行寔政懇勅

名對以宏泰運乃洪來治天下也、必曰君民一体、然必先曰君臣一体、乃疏通一体之脈、則莫如言路、此不徒左右奏也、古來明目達聰、數求讜言、必於夕接見諫臣盈庭、天子咨詢、百官献納、而後下無不達之隱、上無不善之施、我

清於御極以來、用言納諫、言路忽況廣矣、苟偏以百歸之、都內外頻朱隔絕、乃不久旋復舊制、誅

聖明舉動大快與情、但

立政之始凡一事之得失一言之通塞関天下萬世
之利害其中大經大法固須講求即細節
隱情尤須洞悉惟是
奏疏不能盡陳而書牘不敢頻瀆茲伏於
皇上閒暇延納時
垂清問不拘
於見燕見不分滿州漢官不拘內院及九卿科
道時假
召對霽以温文一切用人行政與民間利病所関
許各官隨事條議一臣言之羣臣商之

主上聽之、或可或否、或行或止、斟酌立斷、史臣立書、人情以此而
上達、
恩澤以此而下施、如唐太宗名（疑召字）宰相入內、平章國計、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之、仁宗曰、言事者、當直出朕意、蓋之經
面奏、則內外貫通、血脈流暢、自然泰交益之、此君臣所亟欲復之
主上、希仰也
聖明、擇採施行、

謹陳治平三大要　順治三年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爲謹陳治平三大要伏乞

勑行以定一統事、自古大有爲之主應天順人肇造區夏無不根本爲先務馭民以德而不以威服人以心而不以力、圖事以久大而不以近小、討

天永命治致丕彰我

皇上承乾奠鼎、三年于茲、宜化治兼神、四方響應、而遠在江浙秦楚粵氛未靖、閩廣巴蜀、梗化未歸、近在

畿甸肘腋人情恇皇。
京城閭巷訛言煽布。尚煩
宸衷殷憂在何也。臣而陳其三事。一曰尊体統立綱
陳紀出治大原。貴賤尊卑其威秩然分維
制未定。人心玩愒。体不尊而民不畏。民不畏
而法不立。微賤與尊貴爭道。而胥工商與
官紳抗禮而行。甚而大小凌夷。上下倒置。加
近日因賊盜而及監司。按撫白簡不靈。挾
私仇而噬撫督。
放越名分盡滅。何以訓天下囂競之氣乎。宜其盡

一之令使綱維森肅丕
京師為四方之本尤宜持立大体整飭人紀必
宇內觀型在也一曰澄官方吏官置吏主政
先圖因才器使庶官董正今異途並進雜
而多端官生陞遷克同科目監吏澄竿
多除正印甚而以貢生論年力直授推
知係舉係何出身尚列考選
計典緩行昏庸壞患臣查外省送到大計
進
表文冊開列闒茸甚多乞

敕吏部查明出缺更乞

勅行取指撥嚴行甄別毋召養癰況新科廣額英賢雲集去彼取從雜流豈日盈而囊日涸也一曰收人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財賦未清田地多佔歸于流雜哭聲滿路

皇上救民水火而登之衽席矣豈忍漢置膜外而坐視失所乎況五百里內派草派豆派柴派牛供應已苦而圈地佔房生業蕩然且滿漢文移一事兩行而滿兵牌至地方應一日占數畢務必去地去地則去民去民則

兵賦惟正之供与厨根本之储实甚不
特此也甚而互控鄉紳裹足不前会试举
人匿迹而逝士人既与蔑视功名之心良
民失业拋而走险富室产潮不如贫
难名与經揣性命之意何以联属守内之
人心乎思淵前而后矣不呼而自集於
何故思遂数湧数观望推之而未定於何
故頦治大端界而观矣伏乞
廟堂旁览淸意轸念民生浩荡一家无分畛域
近悦远来吏治举矣臣叨言官职掌所

聞、謹陳切要者如左、惟乞
聖明採納施行、

請禁訪役疏　弘治三年

吏科給事中臣張國憲謹
題為亟禁訪役、以釐前弊、以正職掌事、臣聞
官各有守、勢始滯援、明親錦衣之設也、
初以備儀衛、重警蹕而已、厥後日近左右、

淵竊弄權，巧秘又昔以信結主，天下臣民重
足而立。蓋此輩半出𫞩徒，巧相捏造，或誘
人妄首，引之宋詞，或窺人學藏，詐之倖賂，
或以官為名，私拷示威，或以星為亂，飽囊
責賄，務之究撲，如虎如狼，計之羅織，如
鬼如蜮，迄今貽及廠衛，猶令悚然驚惴
然。噫嘻者，幸哉
皇上洞見前弊，易錦衣為鑾儀，仰見
聖審淵微，令此輩欲名思義，洗滌肺腸，古之
職掌，官復再還，故智也。臣每辦ろ科中，

[illegible]

聞臣儕等吏役在內院門首訪察

賜畫

夫

賜畫

特典也內院重地也臣何與端客其儕訪

內院乎訪則在外何所不至哉此而不禁

弊將更甚苟臣等旣衙門淵源同堂

精白一心凡臣舉動中外咸見又何用此

鈎緝訪會旣欲因循假借無之懲後舊

習而已伏乞

皇上

嚴勅該衙門令執等吏役凡書塞杖戒

業會渡侵欺別等如臣大將臣異悖亂

法紀、專責在治臣司、庶小人不得行奸以裨

聖政、匪淺鮮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請休養蘇以甦民治疏　順治四年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蔡應桂謹

題為滅賊所以安民寧邦在于固本仰祈

聖鑒俯賜全養蘇以甦民治事竊臣古帝王號之於萬民天上之一則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再則曰元后作民父母故雖神武而略不廢風霆之用其實戢暴政以安民非敢以拂天心輕戕一民命也今即就山東一省而論盜賊滋蔓煩大兵之勦滅且及一年而賊之未盡殲大兵撤而再發賊乘隙而復起州縣屢報失

守人知賊賊之不容旦夕緩矣而知兵者之
至若乎孟梟猺之徒揭竿者始其在遠近
郡縣脅之不從即肆行焚劫是不從賊
而死于賊者也脅之不已而從思幸免乎一日
之屠戮自從官兵追剿賊乘捷騎飽颺而
去剩此以擁突我兵之鋒執而聲之為賊誅
不勝誅是又以從賊而死者也夫苟真心從
賊何以隨乎天誅然但從賊者死不從
賊者死覺小民全無一線生路者可憫耳
雖然此猶可曰脅從之徒也至于攻克以至

未免玉石俱焚之歎此良民與賊中分途之際關係天心民命尤切蓋除暴以安良非以屠良伏望

皇上勅諭該撫按道將自首以後賊眾必不可使輕縱一人良民必不可使輕戮一人庶良民樂

覆載之寬而元惡伏雷霆之罰矣豈惟山東一省因此推以行於天下而民命重邦本寧真久安長治之策矣

請求救時實政疏 順治六年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詔陳言、首在

召對羣君以來救時實政事、臣竊觀天下財乏名孔至矣、

民不聊生、名日甚矣、山左之萑苻遍野、

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

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遺孽、孰非勞

聖主宵旰、故臣以為此皆不足慮也、所慮在上下之情

未通、滿漢之氣中格、或闒茸以保富貴、或

錯綜以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墨吏
狼狽相吞嗟鳩張以鳴得意惟我
皇上撫
主以上日在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昇
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非在撤責參之後正法
罪極之罰
傳諭滿漢官員同寅協恭勿得復生偏向遠近憐
呼籲又特奏
上保
病含生民之不得已情求保與具利長策日死
天縱
神為能洞見萬里收已臣雖至愚徒草亦忠
不忍不言而負

陛下也、窃以為督撫鎮協、不得其人、則司朘削魚肉、民難
自存、雖免稅賦之命名云實、此皆驅民為盜之由、我
皇上若既知之、諳矣、即迎其數、猶不足盡天下之務、然更練
易繳盡及其平日所為、固足以致太平而無難、要
此數者、非精思熟慮、未能得其要領、請
皇上將勅、自今以後、凡遇五般道
皇上謂院、六部、察院、科道等官、即補
重華殿見
皇上一切用人行政、
虛心諮訪、準群臣得一見條白奏可否、仍令史官記注、

梨習省遊之齋

則如是則以補救在紀一人一而以勵精在紀無窮一夕也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劾奬生民疏 順治八年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微臣畧述江省情形推廣紀綱法度士衆人心以難矜黎以隆德化事臣叢

皇上起田間又戢在伍銓隨貞鄉二一切天下國家之民

生吏治、將皆為係之
輔堂、而況身所親歷、地切桑梓、其閒愁苦萬狀、縱使難
圖、臣亦不言、誰為
皇上言哉、臣鄉自金逆變後、兵火彫殘、僅存焦土、倖有
孑遺多方撫綏、猶可稍存生氣、不意庸懦之撫
臣病亡、精明之撫臣復撤、委署紛紜、相習而靡
衛、蠹棍纂食、不擇人、而一時地方官吏、如醉如狂、
近日撫臣劾臣、白簡紛參、猶未足罄百一也、臣以
為欲綏殘黎、先寬逋賦、臣思江右、五年以前、錢
糧雖經、

赦免、而六七年錢粮有徵在官者、有名欠在民者、其徵在
國者盡行起解、其欠在民必不能問之生離死竄
鳩形鵠面之殘黎、即有司設法追徵不過為吏
胥伍伯饜其貪饕、寔充囊橐耳、民即不斃桁
楊寧能剝已盡之脂膏、以完積欠、度于催比之
供無補也、臣請
皇上大沛洪恩、盡行豁免、而但取八九年間徵存、嚴入
攷成、庶孑遺或延殘喘矣、至若開荒報部、
數年於茲、而江右上下相委、冊竟難齊、不曰墾荒
復畝、而曰查部丈量、一縣之內、數年之間、今日辟

委某官踏勘，明日又委某官丈量，又次委友，雖流撓徒，然不可以饋贈而得。丈量官未行阡陌一步，但詢於當派索銀兩，其稍溫飽之家，吏役以多寡派取書算，求免常例，又復多寡。小民竟不知何者為簡踏荒，何者為丈量田土，但各飲恨吞聲於官衙茅屋之下而已。臣以為開荒報荒之冊，裁入藩臬司道，責之府，府責之縣，不過三月，可以畢事，何至推諉稽駁，悉於殘孑之民，不惟不沾於恩澤者，而且愈增毒苦也。况又紀綱廢弛，而內史相公，叢雜於官紳，風俗敗壞，而監司書吏招搖

於市衙士氣不正而劣生衙蠹出入司道之幕署結為腹心人心不淳而戕吏殺官縱横於廷之具臣習為故套文一人向隅滿座不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望

皇上勅下計臣大同獨恤

勅下督撫嚴加剔釐救災拯溺此其時也臣謹冒

陳昧上

請採群議以濟時艱疏　順治九年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四方水旱異常，天災叠分而異，伏乞

皇上惕勵憂勤，採集群議以濟時艱事。臣博覽典籍，旱潦水雹之災，史不絕書，然一省之中，不過一二郡，天下之大，或止一二省，所以移民發粟，補救災、減賦蠲租，因農不匱。未有水旱南北同災，五省飢饉並報，如今日之甚者。北直、河南、山東、山西，報稱秋山衝淹、城市胥沉，江南江北、湖廣、浙江，陵同地裂，川乾，井泉皆涸，腹心

股肱之郡、咽喉财赋之区、死亡载途、流離满
城、草木剥喫已尽、树已云皮、儿女鬻卖云门
人将相食、呼號望救、时刻难忍、民情急切
之状、如此、若果干戈偃息、府库充盈、发常
赈贷、也待终朝、乃湖川饥荒、正在徂征、
闯虏遁逃、尚未授首、见镇戦守官兵、日索
本折粮饷、枵腹荷戈、忍饥待数、势必不能
羽檄高驰、师未宿饱、军兴紧急之情状
又如此、大灾大疫、大旱大水、苦集一时、川至急
之军需、闯之极、灾之百姓、稍计完缓、则

三軍立見脫巾，必欲取盈，嗟此災民饑寒迫於
前，鞭扑驅於後，勢散而為餓殍，則聚而為盜
賊，鳩形鵠面之眾，何難偏師迅掃，將誰復為
皇上女織男耕，以供此賦稅左庶名
聖心亦惻然不忍也，餉不繼，何以養兵，民不存，何以立國？
處此兩難，擬須兼顧，並示廣集良策，早定
廟謨，拯賑風急需危窮黎，冬斃於饑寒，有司莫
措手足，乎何以弘濟時艱，消弭災變哉，臣
謂來年兵馬之餉，須設籌于今日，而饑民
冬春之苦，宜急救於秋前，當此救焚極溺，

之時、於閒暇宴安之日、伏乞

皇上遠覽深思、怵然動容、克儆天戒、高居端拱、停罷遊觀、減撤聲樂、躬行節儉、董戒臣工、實為修省、以為祈天錫福之本、

召見滿漢內閣九卿科道諸臣、

諭以目擊所見、兵如何而後精、餉如何而後足、安民以何者為急、救荒以何者為先、平心靜氣、滿漢打笑、徹底商量、畢論參同、恭請

聖斷、主見施行、幾省條陳議論、各免停閣稽遲、仰荅

上天仁愛之心以下慰四海蒼生之望第年首道
之長左氏等矣臣久罹傷眯肌肉消失不
能勉勤戎業上報
皇上名起犒恩區區血誠不避瀆擾仰干
天聽字稍逾格伏乞
聖鑒施行

奏疏存遺之稿

治安永固　順治九年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房可壯謹

題為

天心示法、感召甚微、恭陳敬

天之實事、以隆治安之永固事、臣以迂拙孤蹤、叨蒙

聖明拔置風紀重地、則以言事

主、臣職也、名臣心也、頃在又蒙

皇上飭諭嚴切、責臣衙門堂上官以分別各衙門善

惡、是凡惶惶

天語、舉朝畏凛、臣況忝居言路之長、正值

聖主懋錫誥敕之日、臣感
恩圖報、何忍知而不言、以負
殊遇、然臣抱根本之論、有不得不先者
皇上陳之、臣見近日以來、暴風數作、深冬雪霰霧霾
不消、元日未霽、即昨雷雨驟興、乃冰雹紛雜、異常
天心仁愛人君、特示之以儆告也、古人遇災而懼、
聖主性靜動天、故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其言
天道之與人君、相為感應、不可不加之兢兢致慎也、
皇上以
天縱之聖、際開闢之朝、尤宜懋勉

容修祇承
上帝、臣欽
皇上度時精覌經史、迭稽往籍、以詳求治亂之源、親
近儒臣、晉御
經筵、以勤收歷代之益、端拱穆清、停省遊獵、使民作
日注於農桑為崇
聖道、屏去膏流、使風化比隆於三代、而又減不急之
費、廣
欽恤之仁、使節愛普照于遐邇、由是而率勵大小臣工、
精白一心、乃矢公忠、共勤職業、務使

廟堂之上一舉一動盡合
天心、是誠敬
天心實不以文之急務也抑臣聞敬
天之道莫大於勤民今民生困苦極矣、
畿輔之地以圍作而流移窮海之間以兵賊而疲
憊水旱不時見報盗賊尚未衰止、
朝廷雖恤之甚而亦因事行、未臻實效、國農與仰
屋之歎、而上下損益尚當講求、甚至江淮言利
之徒、借以清鹽、以謂濟急措施之計、吳越
狃安之衆、亦行劫掠、以報仇而護身之符、

皇上視民如傷、宏恩住于敗越玉氏、伏祈

勅下該督撫撥、加意撫循、多方綏戢、務俾

法意下究、民困蘇蘇、仰答

昊天求莫之心、兼答億載靈長之祚、於以集百昌向

化之時、萬姓閱于咸治久安、能渺小矣、

泰交盛治疏 順治十年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朱紹延謹

題為

聖恩高厚、莫酬、臣心感激、去地敷陳芻蕘、以襄泰交盛

治事、臣于元日稽首

闕下、凡大小臣工、均沾

宴賜、臣甘後

名至

御苑、陪其游、加

天顏方喜過

詢諸臣、年甲履歷、仰見我
皇上博大詳明、一時與
宴諸臣、莫不踴躍舞蹈、以爲太平盛事、誇見今日、垂
諸後世、豈非一代休美哉、然臣更有請者、近來
災異迭見、水旱頻仍、願
皇上居深宮而念民流離之苦、一舉箸而思民供納之艱、
一服御而念民從裸露、時在歲寒之況、尤有仰者、
滿官時聆
聖諭而漢官思覲
龍光而不可得、自今以後、俾漢官之得隨班啓

奏臨御之暇、詢民生利弊、商政事得失、以泰交盛

治、未必無小補也

條陳四事弘治十年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商介、謹

題為

聖主虛懷下詢、敬抒管見、仰佐

睿察事第一事、臣昨捧讀

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敢不竭盡向日之

誠、精補

袞衣之闕、啟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政仁心、洋溢海宇、腓以之六

月以前、当白比示南星、九月内星变迭作、而入冬以

後、太白退舍、瑞雪之降、臣民胥慶、遠迩如一、

天意乃忽、如桴鼓響應、致不現矣、顧安敢同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然

皇上既側席而已、旨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事

暴遠懷仁、及義之戒、謹撥一得、條議數子、伏冀

皇上於宵遇愚衷、

俯賜省覧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燭火之
光諒無補於
日月、涓埃之末当不拯于
崇深、謹開列于左
一節儉之制宜也臣觀唐史所載之宗称為英主、
只时風俗奢靡、詔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
司銷毀以供軍国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
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採
珠玉織錦繡等物、罷两京織錦坊、於天下物
力匱乏恐更甚于唐之宗之时、而風俗奢靡、

日甚一日臣愚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之半以示省存發付軍前充餉內外銀器抗除飾見在並內外以後不必打造并珠玉錦繡之飾飭除有戕文武許內外薦舉士民[illegible]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說載殷高宗學于甘盤訓于傳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不同要在稽求古今治亂人才政以治失為政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于大

皇上天縱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中至正之我

求夫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細繹、見于設施、致太平之治無難、

國兵之實宜速定也、臣聞開創之君、莫不欲六合一家、臥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逸昔光武閉玉門之關、棄之罷珠崖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國、施遠馭之略哉、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

先由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
不精而患餉不足乞
皇上與依王大臣持衡指授
勅下行間將帥原係我
朝已得地方由賊竄擾者宜速恢復於先未得地方
宜均量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
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
備糧餉儲俟吾轉輸亦匪一舉而滇蜀可定則
不至于反覆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省刑之典宜盡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命皐陶曰刑期于無刑而皐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明初會典則大獄有審録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詞不覆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于小滿後十日洪武元年令覆決重囚須俟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所以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悪逆

重犯、然各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
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涖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照監候再審之例、而至
內者未免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概立行處決、萬
一其中有情可矜於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
天地之和、抑乞
皇上俯
上帝好生之心、
勅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印

賜施行、以
仁法取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疑款不過平常之論、然于
皇躬精白圖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採、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因旱陳言 順治十年

兵科左給事中臣陳調元謹

題為俯抒愚衷、仰副

聖問、以省

天變、以備採擇事、竊惟天人相與之際、甚為可畏、行得則降祥、行政失則降災、此人之動天也、天心仁愛人君、有失則以災譴告之、不省則以怪異驚之、此天之動人也、然根本之地在朝廷、而挽回之責在人主、方今春夏亢旱、

聖主憂勤、詔臣工抒誠見、臣即愚陋、敢不以臆見上

陳、窃会人君為天之子、代統垂承之位也、炳雅
照而居南面、人君故以為也、耶長祝簡詠臣正
宸御以来式序之盛典、名一時僚寀震畏之機
会也、乃
天顔起人、不在御端、而在内院、臣窃以為哀、甚願自今
行大典、准大衆当御
皇居、以示御起礼統之尊、焉焉、人君之一出一入、所以
象天行也、一言出則左史書之、一行出則右史
書之、垂之万世、永為法則、臣近見
聖躬出入宮常、頻臨三月院、次三院乃詠臣亦召之詠処

大君移居之所也、雖
聖上諮訪時政、有謀則就、此自千古美事、然何如使
殿召對、經筵講讀、仰俟日臨、兾愈光盛典、不
特此也、出入不時、儀衛不備、以
祖宗
社稷之
聖躬、徐思往來、臣竊以怪駭甚、願自今舉玉趾、據
由本出警入蹕、以示
聖躬係獲之重、可言若兵在、政以彰天討也、近古閭
望因兵未息、而盜賊遊魂尚存、雖

聖上首肝东南、赦民小失、然在外之民力竭矣、留饷
作何輸輓、在内之想旅於處勞矣、煩費作
何支応、而蓋造之土木方興、便衆之供養
太盛、臣欲
皇上酌緩急、量傷儉、省無益之耗費、以養民用
之甲士、而為善刑在於以申天威也、刑獄関
天下之命、誅民如
聖詔改云、仲寛疏滞、一時而保全在、幾千万人、
詔出之際、臣民欢呼、真帝王法罪解網之仁、然
聖慮不可底遏、而審斷当有定形、如応结在、根形

速結、應釋者、張所印釋、此皆定花名令、楊形
具奏、普獲贍之道行、再為抑臣尤多謹在流
來明良相遇、稀日而泰交、而同寅協恭、是在和
衷、當今
聖勵精圖治、求言如渴屆、此天下交泰之所、而諸臣寅
亮天地調燮陰陽、滿與漢和衷、漢與滿和衷、
語云和氣致祥、古今之名言、責而甘霖降、言
善而發感通合舉朝之精神、感動天心而
天亦予而雨矣、是理也

法令當求畫一 順治十年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郜士標謹

題為

聖主求諫甚切、法令當求畫一等事、臣捧誦

聖諭之以自己過失、詔臣直諫無隱、仰言之過慧甚、名並

不謹責、臣冒昧忍表為哉

皇上除之、更一

詔旨之失、臣讀

詔內被先犯罪與庶民一併究治、立法甚善、迨至不

許私自責治之

欽奉俞允之前

旨下、而省司令改措手足、即指人如姑自若者、新人如
居于殿右、因恐冥拔充、即如要分臣聞古帝
王爵一人足以為訓、若此處恐能改以風勵臣下
也、且一則土木之失、支端門因而未修、懷來為喇
嘛造寺、東便門又為喇嘛造寺矣、動輒費數十
萬、耗損
列祖積儲百姓膏脂、抑問之作法于奢樂如之何、
若此者、豈能改以垂示來許也、伏乞
皇上垂鑒、以後凡各布告、勿效吳因令派臣侍
列祖愛民之心有受過

勅該部請查光緒、特
賜給帑、凡無益土木、永以禁止、撙節愛養以宮闈
之未修在次第舉行、庶
詔令畫一、臣下知所遵守、而動如軌度
皇圖永固無疆矣、

請緩興作疏　順治十年

户科給事中臣周曾發謹

題為災異疊見

懇〻懇興作以宜暫緩仰体

上傳、敬陳愚見事、竊惟

皇上以元首出、四海為家、自應創新

宮殿、以壯

皇居、為萬國瞻仰、亦在、舉趾

然須宮、

皇上念財用而惜民力、將出

内帑、秋毫無擾百姓大小臣工誰曰不宜今五月間工部副理司官王東仁首暫息土木之疏部議正在鳩工無庸更議已數覆奉

旨依議在案臣仍敢復贅然不意數月以來災祲疊見前者雷燬

先農壇之門警戒甚大近又霪雨連棉沒民田禾壞民廬舍露處哀號傷滿目未幾而壓死者見告矣又未幾而齊化門甘城墻吹塌矣數十年來未有之變而一時全見於

聖躬之下洵可畏也臣伏讀

上傳云朕當一意修省祈求
天戒爾大小臣工俱宜各盡職業共圖消弭
皇言及此仰見意之所以為濟小儆予為之所以為民瀕
由己不是道也但意為之時泛溢為災一則茅
茨土階一則卑宮室今災異若此壇門墻墉
了了煩修葺之費
幾輔重地處處待賑恤之
惠臣知我
皇上必以意為之心為心也然臣言官也當以盡言為
今議竊考五行之救土不能制水則水溢水

溢則土陷而土浮、
皇上方弓子於土木、而
天心之示警若匯一端、臣竊思宜暫緩者此也、況
皇上軫念民艱、以立災荒、錢糧悉行蠲免、則入款已
減、楚粵滇黔、正在用兵、則出孔更多、政情者、僅
存府之積、而乃大興工作、帑金臣不能不鰓鰓之過計
耳、伏乞
聖明俯念暫緩、俟來歲將與工一以副
上天之仁愛、一以寬
於茲之物力、留此金錢、以待籌邊等一切之需、兵修省

之至也、臣初入班行、不敢忘諫、冒瀆陳、无任

戰慄待

命之至、

請慎綱常疏 順治十年

礼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王聖齋臣孔紀越、

請

奏為微臣直布愚忠、仰祈

聖鑒慎一時舉動、留萬古綱常、臣於本月二十六日丑
刻署中、偶閲

上傳廢

后詔、不覺悚然、傍晚閲金京報、見輔臣馮銓等疏

讀之

聖諭內外諸臣無能之人、更無駁絕、窃思

天子一言一動、萬世共仰、況我

皇后定位以來、三載以前、未聞欺君失德、特以無

能二字、以定廢謫之案、何以服

皇后心、何以服通國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

臣考往古，如漢之馬后、唐之長孫后，敦樸儉素，皆能基天下和平之福；至于呂后、武后，非不聰明穎利，傾危社稷，均作亂階。常語云：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今

皇后無能，自是天姿篤厚，亦何害乎也？如

中宮而廷議變易耶？設

皇后必不諧，

聖諭亦可倣舊制，選主東西二宮，共襄內治，並友愛

后一節，千古

典禮昭垂，一時風化攸關，實足驚人耳目，豈我

皇上親政以來善政屢頒天下以為堯舜復生今忽以
九常之舉傳之聖子神孫豈有因之
主母宜有哉臣思
皇上天下之父
皇后天下之母父以出母之議為人子者叩心知其
過尚不免呼天搶地涕泣以諫況絕不知母過之
何為又安忍緘口
嚴父之側而不為母一請
乎況臣恭附在人之後兼任禮制之官蒙
皇上許遇臣家發派臣黃隆臣之受

皇上亦當深信此臣掌政左安徽存畏
介誠顧身家之心一念孤忠伏祈
聖鑒施行

議語優禮大疏　順治十年

工科左給事中兼刑部臣魏邦謹
左給事中　臣池文謹

題為
聖主法蕩如天愚忠不敢不盡敬陳易楚川廣

皇仁、以存

困阨臣等之旦於

發之後則常

聖是稱況

賜宴戚戴無極、後

賜宴院部卿貳諸大臣於

內殿而臣衙門六科給事中名與馬內、

天旅咫尺、

君隆情況、仰戴我

皇上優礼大臣、及後待言官至意、雖古堯舜時上

下一德一心之盛何以加於

皇上待大臣若此其優而大臣不能竭力報效是大臣負

朝廷也

皇上待言官若此其厚而臣等猶迴護不言是臣等負

朝廷也臣有愚忠敬以陳之臣惟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遇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其体使愧乎心唐太宗皇帝時常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唐太宗善果官至五品

示西阜矣、今雖有罪、宜治與詐囚西伍、勅
自五品以上罪犯、黠於刑堂候旨、又自成周
以來、歷代帝王会典開載、至
本朝
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其曰議功者、言有能
或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乃大勲勞者也
其曰議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
者也、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只犯他罪、
俱與平人不同、以見大臣雖有罪
列聖
列聖之事、而
列聖
終不失待大臣之体、是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

満漢諸大臣、皆因見罪鋃鐺、散門、臣、深恨其身為大臣、有負

皇上弘恩、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凍夜、冷鎖三重、寢食艱難、便刑不寧、愍念衰年老憊之人、猿戚疾病、莫不死于

国法、而乃死于天災、非所以慶

皇仁也、且散在外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惨辱難堪、非諸以存

国体也、臣 知我

皇仁、至仁至慈、念及於此、必已。

飭將承恩公矣臣君理大臣首犯、自西發于刑部、令
人嚴守、待其審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
帶鎖發門、以昭
朝廷優待大臣、縱犯罪較與平人少異、則
國法
聖明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
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
皇上以臣言為是可採、
國體有關、仍乞
勅著為令、俾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謹

其礼天臣、亦除帯獲昔門之令、自我
皇上始、它不盛哉、蓋
皇上至心欲爲萬世第一
聖君、則
皇上立法、当貽萬世第一良法、臣區々之忠、能止爲
一時一己言也、臣當
皇上的勅刑罰、
天威震赫之下、而不赦不各君忠孜、各以
皇上屢待言官、至於安樂一堂、
其因言戴又新秦

上傳、許以直言無罪不忌不因相於衆也統祈

聖鑒施行、

請立綱紀明倖要疏順治十一年

吏科都給事中臣朱徽謹

奏爲再陳未盡微忱仰祈

聖鑒裁擇事、臣前疏所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宜講求

設施、誅以背之遏

焚香省過之齋

神武開天下之主值
國運昌明之時、凡主政用人、一舉一動、必須酌古之
制、準今之宜、自歷代相沿、因革損益、其間異同、
聖作明述、纖悉具備、然必不可易之規、久而法
久弊生、前次積弛、然必不可變之習也、臣又
聞之、主國須藉紀綱、然政務總綱要、紀綱者、
法令之樞也、如綱在網、始得條而不亂、綱要者、
庶務之原也、如衣挈領、始被服而咸宜、無紀
綱、則法令徒然具文、無綱要、則庶務益見叢
脞、今

辇轂之下，功令亦所不行，士庶之間，風俗日以凋
弊。胥役等肥衣鮮，與官紳而比肩；市獪設
穽噬徒，指良善而擇肉，殺人莫問，壹臣由之
含冤，剽掠上行，愚昧因而弛析，此所謂以紀綱
之弊也。陳平不對錢穀，以為自有主者；丙吉道逢
牛喘，弗問路旁鬬傷，何況一日萬幾，豈可漫無
倚賴。至人臣所聞必告，豈能取舍，斷自
宸衷，必其果可施行，方付主者覆奏，仍徒以調答
示優容，容議由收了。
聖意，抗異可採，部議概置寢信，其多類覆之炊

適濟黑擬之擾、此不明乎倚妥之契也、諸葛亮
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
宜異同、蓋黜陟為國家之大權、臧否乃人心之
公論、當陟而黜、賢(湯)靈賢能之淹沉、以臧為否、復
今是非之舛謬、只如甄別賢於一举、擬拔倖
者量抗辯不休、若猶是議論、則於功懲之
大典有礙、若謾無可否、又奚確議之
明倫。末學、竊思將來内外計典賢於糾參、言官論
列、是為甚擾、必更易端入甚故尤成何政體、
此矣因之遠議當張也、家々官守以專考成

有言责以广议论、

皇上揽揽并兼收群策、或洪满议、或洪谘议、罢

取至当、因怵于中、左延图能仰承、相视缄然、

至六二子会议、决旬未休、后言者裁、竟日不决、

若乃涉及时政、指摘官方、则必腾辩谨辞、

以胜、始快以故、左值章多依阿、言路早闭

劾直是

圣旨询臣愚怀、臣下反甚坚拒、此位议之际、臣

当虑也、臣请自今以后、法不必太繁、惟纪纲

明则臣庶肃、罚不必过严、惟侍要按则主

稽其黜陟臧否、一本虛公、自無冤民之述官守言責、據名職業、何与位設之精、此四者皆大經大法之樞機、而國家治亂攸判也、伏祈竭愚贊再詳言之、伏惟

飭諭施行、臣愚幸甚、

遞陳陝十款　順治十一年

礼科給事中臣李開生謹

奏為因變陳言、謹列民情惨苦之狀、為臣

上天仁愛人君、因為示儆、

聖主善承

天意、化災為祥、臣叨為垣中、日閲章奏、入夏以來、廣聞河決邳、又讀陝撫馬之先特報地震一疏、壞城堡、傾廬舍、斃人民、及秦烈灾地乃陰數、女象為民、地道主靜、動則為山、地之不靜、則為民有不安矣、民之不安、定於

奏□者遵之旨

官之失職乎、厶

皇綸懇切、臣工誰不洗心、而視民尤在有司、是宜急

而搓擬、倣其蠲消弭、謹將其殘民居積之

弊、其端有十、曰極、

詔旨

皇上軫念民瘼、遇災必蠲、遇饑必賑、乃至

旨免於錢糧、糧根蠹役表裏為奸、道府州縣、遊

延被發州縣匿

詔、仍然橫征、反由比已至、甚復奉行、究竟官吏不吐

之毫百姓不沾涓滴、此固

上而害民者一也曰輕民命、

皇上諮問下民熟審方行、繼以

具恤、乃模纂首司、假酷濟貪、無所不至、而最慘者

惟取病呈一節、試思罪當情真、法誅依律

明查、何至暗施毒計、究害無辜、是必得大

不便於官吏、故急斃之以滅口也、此恣意而害

民者二也曰貪財帛、佐式首飲不受呈詞、律也、

唉其饞遠、遂任其溪壑、首佐幾苞苴以飽己

欲、復重賄賂以飽堂官、民誠不堪命矣、此怙

縱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無善類、因

焚香省過之齋

也仗女介牙、因作奸綜害、奔走賣票、證之下種子、皂快詐索、遇之尋利勝、試問一帖出也三四人共之、一差役也五六人副之、乃至道府油牌、星飛外邑、州縣火票、雷掃窮鄉、此皆役所害民在四也、曰重耗、魅天下財賦、半出江南、而江南火耗之重、民一兩加耗、自一錢二分有至五分不等、蘇松地方、白糧百石、官耗至五十兩、賣男鬻女、敲骨髓、慘酷殊甚、

朝廷[illegible]錢糧、何如州縣省羨餘乎、至燕齊若潦剎男苦兵、勉共正賦、民力已艱、保役解加西帶去

甚、乃入勇拜托加一加两、出有扣减、除二除三、然出入支剝、而為民害五也。曰陰市易、令夷稱錫右名目之、乃重納紳士之饋、陰以為翀、虔狗鄉紳之託、中分其利、強土著扶羅而毒鄉曲、遊家浚利、而剝小民、然上下交征、而為民害六也。曰有株連、為叛逆罪、止其身、分別一盗之獲、必令之証報官、厚一贓之追、必令漫及親知其盗止盗一家、捕盗在及於盗於一邑、贓止十百、追贓在且溢贓百千、捕香因之而私搆勇燒、為勝分裁其為民害者

七也、曰安急荒。夫狀詞宜速擬速結、所以寢
弊、正所以恬民也。乃或拖沓是為、滋佚是縱、累
牘不競、而急務深究、甚至沉擱、防閑不固、而
主文家隸、因以交通、故難

欽件大、動隔年月、不問結案、而下此可知矣、
朔如該官分位、不何由戢。其為民害在八也、曰失彈
壓、彈壓在國、在于肅象、果其情慎勵、公勤
奉倫、魏敢不洗、會奈相救情面、染於饋遺、
受性一格、是兌易向、有貯不舉、是縱庇以
剝民在也。其害九曰漫縱彈、縱不職在于賢

控謀能察之進謠、挾女政綫人、也難知、無奈併
因道出歎遂、出柴榮多託抗數、更否混淆、
案劾不当、民害名犯田條、女宅千也、凡告香女
置民墊溺、甚於決溢、傾民室廬、末民軀命、
甚于地震、不可不急出修省者也。

大道永计疏 順治十二年

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臣陈之遴谨
奏为敬陈大道永计、仰请

上裁，以恤滿洲兵民之窮。惟滿洲兵民寔由
國家根本，年來窮苦日甚，関係非小，但術富維伯術，
利害相參難濟，
其施久遠難恃。臣謹以大道示計四，
皇上陳之。

一曰修舉農功。昔周代良法寓兵于農，
本於計丁受田，兵馬器械皆從此出，其制寔與
周合。乃邇年饑饉徧野，荒蕪離居，天災流行，
名由人功怠惰，應請
皇上慈擇勇敏才幹大臣一員，並請練農之通曉

水利官二三員，將本旗地土逼近河身，親巡閱，招

集土民，講求淺川河道當修，積水何法設出，中

間地防堵口，一一審詳，預備疏濬，兼防亢旱，

需工估費，

勅下該司，速措辦糧，佃戶量幫人力，及時修築，

日告成，雖該費必多，寔係一勞永逸，豐年

必然厚獲，凶歲亦不大荒，此乃務本之道也。

一宜恤兵力。天下經制綠兵歲費辦糧不下一

千餘萬，乃守勿不固，戰勿不克，一有警急，

輒勞滿旅遠涉，或數千里長征，一二年出

出兵之時、買馬、置器、措費甚難、凱還之日、馬倒、器壞、又須買補、潰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應請

皇上嚴飭各督、撫、提、鎮、將領統轄將士、若照兵法、訓練精強、如有棄城逃陣者照潰例行法、其失守者、大文武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則人知警畏、自然力戰固守、潰兵可以裁減、省力、力省則財足、財足則兵精、果能殄寇、大敵一出、立可掃除、不至久征多費矣、

一曰節省財用、大凡多費則貧、少費則富、治

国治家、総是一理、満洲兵民素称朴実、近日驕奢、但吉凶諸事、或循例於旧、或因情過厚、不無多費致窘請

皇上稽古酌今、裁情就礼、将満洲兵民諸事、制為典例、務從倹約、如吉慶宴会、幣物毋過豊盛、敬礼神祇、祭享毋傾家業、送終致孝、珍羨毋多焚化、冥餘不以数推、仍頒示加嚴諭、諸共習見聞、首所節、歳与議省、目前不免窘迫、積久自能豊饒、凡悟其兵實理、兼名治安遠猷也、以上三策、臣學識迂疎、所見淺近、如

旨而採、仰乞

皇上裁定施行、